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八十七

火部

貞觀政要卷七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崇儒學第二十七

凡六章

太宗

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

令以本官

令平聲

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

更平聲

聲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

論平聲

商畧政事或

至夜分乃罷又詔勲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學生

舊本

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分為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云。又取三品已

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論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又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心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即位也廣招流
洲之賢其既即位也大啟弘文之館討論墳典尚
畧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能或之
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舜禹湯文
武孔顏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
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
門師友之學也濂洲諸賢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
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
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
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
獨於統宗會元之地迺無一語反之是則太宗之
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
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孟軻
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

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千戚之

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去聲驛傳也

令詣京師

令平聲後同

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衆學生通

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

署吏職入仕也

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

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

學生以備衆藝

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

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

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太宗又數幸國學數音令

祭酒司業

凡會同饗醮必尊長先以酒祭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

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為初獻司業其貳職也

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

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

麗新羅等諸夷酋長

音

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

之內鼓篋升講筵者

篋方竹器所以成書籍者

幾至萬人

幾平聲

儒學

之興古昔未有也

按儒學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博學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

舍千二百區益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至集京師於是

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
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
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
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
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
京師學者衆多炫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
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
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
故有國者以為先如不復
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
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
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

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為先聖而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為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以致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

苦旦切皇姓侃名明三禮為散騎侍郎一作皇甫侃者非

褚仲都

明周易

周熊安生

字植之長樂人為國子博士

沈重

字子厚通春秋羣書

為五經

博士

陳沈文阿

字國衛通三禮春秋為五經博士

周弘正

字思行晉周顛之後

為國子

博士 **張譏**

字直言武城人
為國子博士

隋何妥

字栖鳳西城人
為國子祭酒

劉

炫

字光明河間人
為太學博士

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

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

者

見音現

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

左丘明見於論語程

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氏謂孔子所言左丘明在孔子前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為此傳也或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節著作考姓氏書曰益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寘於公穀之下子夏列者蓋漢晉以來相傳誤以左氏為左丘明也

卜子夏

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禮春秋

公羊高

公羊姓高名子夏弟子傳春秋

穀梁赤

殺梁姓赤名子伏勝濟南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高
夏弟子傳春秋伏生能治之欲召時年九

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壁
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
高堂生魯

前漢為博士得儀禮十七
篇傳於世為漢言禮宗
戴聖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

小戴毛萇趙人為漢河間
記獻王博士治詩
孔安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

為古文尚書之宗
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之後成
帝時為光祿大夫校五經
鄭眾後漢為

卿杜子春後漢河
南人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
郡太守著春秋三傳異同說

盧植字子幹後漢
為北中郎將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

乾象歷天
文等書服虔字子慎後漢
為九江太守何休字邵公後漢為諫議

大
夏
五
頁觀政要

孝經論語等書

王肅

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常蘭亭侯注孔子家語

王弼

字輔嗣三國時為魏尚書

易即注

杜預

字元凱晉惠帝時為征南大將軍當陽侯注春秋左氏傳

范甯

西晉時為豫章太守

注春秋殺梁傳

等二十有一人

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

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

父音甫魯

哀公誄孔子之稱

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

為後世故實太宗
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名儒之子孫雖其經術學行未探聖賢之闢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當此扶祀遂為不刊之典太宗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恩沾於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為本去聲學識為本後同諫

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

大任漢昭帝時

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

有人詐稱衛太子

名據武帝太子

衛皇后所生

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

雋音吮姓也不疑其名字

曼倩渤海人

斷以蒯瞶之事

蒯古買切蒯瞶春秋時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

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蒯瞶于戚父子

昭帝曰公卿

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

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

子詔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尉驗治竟得姦詐

此則固非刀筆俗

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也而明效大驗如此况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人須用德行學識為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

侍郎顏師古

名籀其先琅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闕謁見授朝散大

夫逸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為子

於秘書省

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

加詳議

重平聲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

端蠢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

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

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

晉以員外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

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

令平聲

太宗又以文學

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

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

行

舊本五經疏義另為一章今合為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其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持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卒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為之盡廢然為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道未也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枿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能產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膠轕學者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禮主於康

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
顯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盡廢唐之疏義可謂
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有田氏焦氏費氏
數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秦漢象數之學晦矣古
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
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
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爻象自唐之疏義既出而
經傳散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
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
數之詳字義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
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

扶夫音

必須

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

蜃音腎
大蛤也

海上月明蜃吐氣如樓閣之狀

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

燒取火之木也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槁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人性含靈待學成

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

刺音漆蘇秦字季子雒陽人師鬼谷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簡牘揣摩至期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印

董生垂帷

董生

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跖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三篇擢為江都王相

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

本對曰夫

扶音

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

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禮學記之辭

所以

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已則性無內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予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歎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章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

比音鼻

前後漢

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

甘泉秦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名雄待詔承明之庭從

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從以為非亮舜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司馬複姓相

故作羽獵賦以風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

如名成都人

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

苑園為子虛上林賦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

固兩都等賦

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漢明帝時為校書郎繼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武司馬作西

都東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

都賦

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人之心已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已以
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
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眩
眩之藥將以已疾也如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
方豈若尅剋而從之
以收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小
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字皆足為後世法後世
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固難律之以春秋之法要使
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之文何必廁於
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體浮華無益
勸戒其說是也近時司馬氏作通鑑於韓文載文

楊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矣司馬氏之書真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

通鑑作鄧世隆避太宗諱除世字

表請編

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

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

武帝及昭明太子統

也及陳後主

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國號陳多與狎客賦詩後為隋所滅封長城公

隋

煬帝亦大有文集

如王樹後庭花曲清夜遊西園曲之類

而所為多不法

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去聲何必要事文章

耶竟不許

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為要論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尚何厭於文哉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厭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

曰卿比知起居

比音鼻

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

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

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

禮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以記人

君言行

去聲

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

幾平聲

不聞帝

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

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

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

平聲

遂良

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

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動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儆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兩箴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

瘕惡

瘕音宜病也

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

不令

平聲

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

平聲人

主不為非法止應

平聲

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

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益有善事固不須論
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誠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
來玄齡等遂刪畧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

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

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

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

安

見公平篇注

季友鳩叔牙而魯國寧

鳩直禁切毒鳥也羽歷飲食即殺人春

秋時魯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孟
任生子般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為
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
季友以公命使人飲叔牙以鴆
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

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
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
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
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
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
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
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
祝益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
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
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
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
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
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
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
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
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
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
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
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
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

愚按唐世臨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
自比於周公誅管蔡為同類尤不能逃儒者之議
焉文公朱子謂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以周家
天下為心太宗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

愚謂使建成有泰伯固讓之心而太宗得如王季
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宗可以掩統
千古矣是可
為歎息也

禮樂第二十九

凡十
二章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
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
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
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令平聲理非通允宜有改
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

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
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
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

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
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
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
偏有旁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
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去其
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

高祖第二十一子也

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

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

比音鼻

帝子拜諸

叔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

昭穆

昭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說見朱子中庸或問

伏願一垂

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

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叙族之禮亦以明本

文見尊無

二上之義

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胄所以尚敬也矧以帝諸子而受諸叔之答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季輔之言太宗之詔誠為昇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

比音鼻

京城士庶居父母

喪者

喪平聲

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吊問

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

平聲州縣教導齊之

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降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甚令人欲遠絕而不能然嘗觀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從古以來有是說此又何也以子卯而不樂亦猶

辰日而不哭也。太宗嘗以辰日哭，張公謹矣。此固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父天，母地之傾，推號天叩地之不及，乃以辰日而不哭，此情果何為哉？太宗令州縣教導，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流弊于今，宜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乖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庶幾其少改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平聲致拜於父母。

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貌焉而中處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詩曰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鞠我者一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無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乾下坤而處於中者乎獨非為天下父母者之民乎獨非一家父母之子乎而曰出世間矣上而不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在君臨之內歟不出鞠育之中歟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唐世至於坐受父母之拜尤為不經之甚太宗初之禁斷仍令致拜父母允合民彝誠可為後世之法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比音鼻山

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

好去聲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

論數定約同於市賈音古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

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

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

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

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棻等撰周齊梁陳隋史書成遷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去聲剪其浮華

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

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

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

為去聲

全無

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

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楨

音

依託富貴我不解

音

解人問

何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

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

下士大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

公卿已下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

背音倍

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

幹

通鑑作崔民幹避
太宗諱除民字

猶為第一等抵看卿等不貴我官

爵耶不論數代已前抵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
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
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繁於冠冕婚姻之道
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
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
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
嫡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
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

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
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
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
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

焉

稱去聲按通鑑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唐氏仲友曰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土揖為之禮莫繁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遺許李挾艷后以焚信書至見自為勲格而又納弊踰制禁

昏成敵使太宗之美意
不得一傳可勝歎哉

林氏之奇曰善惡貴賤之在天下猶白黑之不相掩
初不可以一時之私見而決之也班孟堅作古今人
物表止曰義皇至于西漢凡善惡之目別為九等而
錙銖之遂使後世之議紛然而起此無他善惡之在
天下自有公論而非一時私見所得而決之故也太
宗之論可謂一當世之失以合夫天下之公論矣然
猶以一時品秩之高下而為後世門戶之貴賤則太
宗所見猶未免於徇流俗之情也孰若付之公論使
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乎

愚按人之賢否不同善惡萬狀初不可以家世而
求之也以堯舜為父而有朱均以替鯀為父而有
舜禹伊尹自耕稼而佐成湯傳說自版築而相武
丁太公自漁釣而為周太師此豈以家世而求之

邪况自魏有中原華夷之姓雜然無辨赫連托始於夏后拓跋推本於軒轅李氏以玄元為祖宗編認汾陽為宗書史失傳譜牒無據至若唐之崔盧李鄭矜其門地販鬻婚姻無所不至太宗深疾斯弊思欲革而正之是矣然猶以一時品級之高下而為後世門戶之貴賤則滋惑也姑以當時言之當時名臣無過房杜厥後遺愛與公主為非杜荷與承乾造逆將以其父祖之賢德而取之乎抑以其子孫之叛逆而黜之乎然此猶在易世之後也若侯君集與凌烟之圖而身為叛逆許敬宗與登瀛之選而心極奸邪又將何以處之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奈何欲定以一時之私見哉宜其紛紛而卒無補於事也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

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
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
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
饋之道令平聲盥音管饋音匱盥以盤水沃手也左傳
奉匱沃盥饋以食為餉也易家人主中饋言婦
人職乎中饋
吳順而已
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
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唐氏仲友曰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
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興猶不行婦禮王
珪正之不
亦宜乎

愚按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
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降及後世而此
禮失矣夫人王以一身為人倫之主居億兆之上
斯則尊無二上也帝女下降則婦道也豈宜以天
子之女而壞五常之大倫乎太宗能善王珪
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庶幾乎人倫之主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

邑古者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王為朝王故名朝宿從王

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故名湯沐隨事立名爾芻禾百車芻芟也禾稈也待

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音療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

設於門內也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去聲諸

郡立邸舍頃聞考使

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

至京者皆賃房以坐

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

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平聲就京城閑坊為諸州

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觀焉

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王朝會寓馬上計吏到京寓焉太宗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允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

今案通鑑綱目此條係在貞觀十年準

令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

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

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

九卿為王下馬

為去聲

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

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

擬以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

母弟同母之弟也

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

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

音掌

所以絕庶孽

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

王珪之奏

愚按昔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
蹇其躬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
敬於其君君之所以禮貌於其臣各盡其道而已
王珪之奏固然而未免啟太宗輕戎子之疑而太
宗之言亦豈貴貴尊賢之道哉且當是時儲位之
定久矣太宗至是而有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之
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魏王泰輩
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邪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饗尚有總麻之恩而嫂
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為得禮

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

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

豫別同異別披列切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人情

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者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

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

差故喪紀有隆殺喪平聲殺音賽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

稱去聲後同此原夫音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

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

與馬與音預考之經史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

之國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字不亦淫從其

欲抑豈不可諫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詩秦渭陽篇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朱子

註舅氏秦穆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

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媵居

喪五月為去聲後同長平聲後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

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

也推他回切遠去聲並後同禮喪記篇之辭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

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從去聲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

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

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

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

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契音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

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

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

而遠之為是

為如字
後同

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

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

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

如字

載籍非一鄭仲虞

則恩禮甚篤

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兄子長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

使得一尊其母

顏弘都則竭誠致感

名舍晉時人嫂樊氏因疾失明舍盡心奉養醫須臾

蛇膽含憂歎累時有童子持囊投舍開視乃膽也藥成嫂病愈

馬援則見之必冠

馬援字文

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奉嫂致恭不冠不敢入廬見

孔伋則哭之為位

孔伋孔子之孫

字子思禮記檀弓篇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

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括王禮非
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
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
之制喪平聲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

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

論平聲
傳去聲

或抑或引

兼名兼實損具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
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
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

月 齊讀曰咨衰七雷切齊衰五服之第二等衣長六尺博四寸裳下緝曰齊衰 請加為齊衰

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 服九 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小

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

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加

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 詔從如字 此並魏徵之詞

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也嫂叔之

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嘗聞之師曰凡喪禮制為斬衰功緦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蓋服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

服已之要有姊姒之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繫且服總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忽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之制未嘗薄也大抵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為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

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

音洛後同

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

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去聲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

之恨

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

積米萬鍾願欲食藜藿良有以也况詩云哀哀父母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我劬勞

上音渠病苦也詩蓼莪篇之辭

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

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

通鑑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為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乎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大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後世流弊之速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君
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下以
孝臣子訓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也

太常少卿

少去聲

祖孝孫

祖姓也孝孫名

奏所定新樂

初隋用黃鐘一宮惟

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至是叶律即張文
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命與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
應由是十二鐘皆用而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
十調八十四聲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聲一宮二商三
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變宮本宮遞相用
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

太宗曰禮

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搏節

搏祖本切

治政善惡豈

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

亡也為玉樹後庭花

陳後主奢淫日甚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

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相酣歌

自夕達旦以此為常由是覆滅

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

齊東昏侯時作伴侶曲後為蕭

行所滅 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

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

夫音

歡者聞之

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

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怨

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為公

奏之

為去聲

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唐史無此九字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論語孔子之辭

樂在人和不由音調

去聲

太宗然之

按通鑑係貞觀二年祖考

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曲十二

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

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云云

司馬氏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

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

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

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

臆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閭門

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

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
千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
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
不能有以化一夫矣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甞
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
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
朱氏黼曰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音
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感其
心之逆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怒之別
而其音噍殺嘽緩粗厲勁直亦足為其民之思憂康
樂剛毅肅敬之殊聞韶濩之音不覺和易聽鄭衛之
曲不期流靡事有固然是豈經傳設云哉如太宗所
言則聖人移風易俗之具防情教和之理皆妄誕也
聖人曰鐘鼓云益傷後世徇器而忘情知末而喪本
耳魏徵知太宗之非不諫而反執是以
順其旨不惟不知樂固亦不知經義也

愚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仁泱衆
賢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律本制器物立曲
調習舞節作為一代之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
祇和上下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如此是故黎民
時雍韶樂之本也然非后夔制樂何以致鳳凰來
儀之盛綏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也然非周公制
樂何以致清廟肅雝之盛蓋樂本於聖人之德而
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德樂本於天地之和
而樂之成也又有以召天地之和先王重其本而
未嘗遺其末也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
樂而無其德固無以為美教化成風俗之本徒有
其德而無其樂則亦何以為感神人和上下之具
哉唐之君臣謂樂在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
遽謂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則是先王制作皆為其
文矣豈不悖哉嗚呼自秦滅典籍樂經最為殘缺
今其可知者百不存一後之人君汲汲而求之猶

懼其漫滅難考而况嘗為無用之具乎司馬氏譏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詎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

陳音陣破陳樂即七德舞

也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陳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刺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曲伸以象魚麗鳩鷁觀者莫不扼腕踊躍元日冬至朝會慶賀常奏後舞人改用進賢冠虎文袴膝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旌居前更號神功破陣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名之也所以示其發揚蹈厲之容也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

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

馬邑人隋世為鷹揚校尉義寧初據馬邑郡起兵附于突厥突

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稱帝改元後太宗敗之于并州奔突厥為突厥所斬

薛舉

蘭州人隋末起兵自

號西秦霸王建元後僭帝號于蘭州太宗降舉于高塘
城未幾死子仁果代立秦王率諸將討之以仁果及其
黨歸京師斬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

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

為去聲後
我為同

救

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

戰一作
攻

所以人間遂有

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槩

若委曲馮之則其狀易識

易以
鼓切

朕以見在將相

見音現
將相並

去聲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

曾音
曆

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

重見其被擒獲之勢

重平
聲

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

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按史志太宗令提徵與李

百藥等更製破陣樂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皆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

是朝會慶賀與

九功舞同奏

愚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不可得而知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高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發揚蹈厲之容進退擊刺之節不過以象其克殷紂服荆蠻之事而已固未聞圖畫亡國之君而陳之也唐七德之舞銀甲執戟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鵠鶴之陣雖不能上法三代蓋亦庶幾武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為未盡請圖畫劉武周等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瑀何所據而云耶太宗謂今日

將相有嘗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
之情耳要之瑀之論非特不便於當時蓋亦無稽
於往
古也

貞觀政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八千六百八十八

史部

貞觀政要卷八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務農第三十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
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
夫音扶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
後同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

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

難去聲

彼豈

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鑑不遠

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

易如字

然在初則易

以鼓切

終

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

音洛

君多欲則人苦

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人不失時以人君簡靜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舜之因遊于逸萬邦咸寧之本也禹之克儉于家朔而暨聲教之本也湯之不

通聲色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
懷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未有不簡靜寡
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淫侈多欲者也至
哉太宗之言乎其可謂知本者矣雖然言之非艱
行之為難太宗既以隋之崇侈宮室為鑒矣而復
有飛山翠微之作既以隋之窮兵黷武為鑒矣而
復有高麗西域之師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
蓋寡王珪曰在初則易終之實難然則向非二臣
之言又豈能始
終踐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
數枚而呪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爾具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

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灾

林氏之竒曰夫天灾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太宗拔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灾其害自息明皇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灾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履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為何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億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痲疾痛擧切其身矣太宗念蝗之為民害取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湯之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宜哉漢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

冠去聲

宜用二

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

注通鑑兵字下無以字

太宗曰今東作方

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

令平聲

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

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

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

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

時甚要不足蹙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

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廷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

比音
鼻
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

長

少去聲
長音掌

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

令平聲

朕不

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洛樂音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釋者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杜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三代盛時所以王天下之要道也太宗謂朕欲賜天下人皆富貴省徭薄賦不奪其時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教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咸知敬順此則貴矣斯言也與孔孟之言同一揆也雖三代之治何以越此然貞觀之時亦云庶且富矣固嘗大名名儒增廣生員教亦云至矣朱子則謂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

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太宗之言仁言也貞觀之政善政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使太宗知此而力行之則所謂樂在其中者人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

凡九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

售音受賈也

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

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

斷獄允當者

當去聲

贈秩賜金即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

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

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

馬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馬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馬州長衆庶在其後

今三公

九卿

三公見任賢篇註唐制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衛尉寺

卿掌器械文物宗正寺卿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卿掌廐牧犖輿之政大理寺卿掌折獄詳刑鴻臚寺卿掌賓客凶儀之事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卿掌財貨廩歲貿易皆有少卿以為之貳即

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

辟音闕死刑也

皆令

平聲

中書門下四

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

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

幾平聲舊本自太宗又曰以下另為一章

今合為

一章

愚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為先刑者不得已而行之以弼教而其心則期於無刑也然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允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此而擄王訓刑尤切切於其審克之一語正秦獄詳審之謂也王珪謂必選公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議之固宜致刑措之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無刑成周之隆至于刑措無刑尚矣刑措亦王者之極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史臣皆以幾致刑措美之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比音鼻奴告主謀逆此極

弊法特須禁斷假令平聲後同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

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

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

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已惡人之叛上廼使叛上者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詔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斯言一出固足以感格天下使無叛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相好並去聲後同

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

令平聲

蘊古言好德癩

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

與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

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

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

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因博戲漏洩朕言此亦

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

處上聲
後同

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

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

自蘊古始也

今按綱目九月帝殺張蕪古既而悔之故有三覆之詔其後十二月帝又以須臾之

間三覆已訖為過速于是制二日之中五覆 宗本紀五覆之制立在十二月此係凶悔蘊古之殺而

有是詔則詔內五覆字當作三覆

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以後

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

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

今大興路

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

表上大寶箴

馬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誠也

文義甚美可為規

誠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辟音壁君也周書箕子陳

洪範為君實難孔子告魯定公曰為君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

任土貢其所有禹貢曰任土作貢具僚和其所唱和去聲是故恐

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悄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

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音軫屯諸倫切歸罪於己因

心於人大明無偏昭主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

見文史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

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禹聲為律

身為度注禹聲音應鍾律以身為法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

小成大樂不可極

樂音洛後同

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

災

曲禮曰欲不可從樂不可極

壯九重於內

重平聲楚辭曰居門九重

所居不過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瑤作瑤臺紂作瓊室

羅八珍於

前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浮熬淳母炮豚炮拌持珍漬熬肝膋

所食不過適口惟狂

罔念

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

丘其糟而池其酒

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

里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色荒寵嬖女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速荒之謂

勿貴難得之貨

老子曰不

貴難得之賢使民不為盜

勿聽亡國之音

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內荒伐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

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

起史記夏禹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

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於是從其半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仁有大度

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小星篇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大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曰不

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識不知順
帝之則

書曰無偏無黨

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一彼此於胸

臆捐好惡於心想

好惡並去聲

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

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

音現

如水如鏡不示物

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

渾音濁

勿皎皎而

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冕十有二旒天子冠用五采藻為旒以藻貫五采玉垂於紕之前後各十二取目不須視惡色之義

雖黻

纒塞耳而聽於無聲

黻他口切纒音曠黻纒黃色綿也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

耳旁示不聽聽讒邪也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

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

之寧王之貞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

四時不言而

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

王撥亂戡以智力

戡音堪勝也

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

使人以心應言以行

去聲

包括理體抑揚辭令

如字

天下為

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

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

日爭請

敢告前疑太宗嘉

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按通鑑無與因博戲之說唐史張蘊古無

傳事見

刑法志

唐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濫誅最為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晚世務文擅當時

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悔則何益矣

朱氏黼曰詩三百十一篇而疾讒者六君子有七惡而以計為直居其一自昔賢智之棄逐政治之隳圯國家之昏亂未有不自讒計也太宗方蒐積羣才共興治功乃復容萬紀輩玷污朝列何哉乎玄齡一代名相而萬紀以考選不公誣之張蘊古平反妖言而萬紀以按事不實劾之玄齡以魏徵免按而蘊古竟

罪非命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其為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萬紀也夫

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曰義利而已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能拒絕封德彝法律之言知尚義而不知尚利故能斥權萬紀採銀之奏此其天資聰明最為合於帝王之道者也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廢逐其人可也封德彝則任股肱之寄萬紀則居耳目之官德彝論無忌佩刀之罪置校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妖言之罪陷蘊古於非辜小人深文如出一律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校尉以戴胄而免蘊古則遂罹極刑愚觀蘊古之箴曰衆棄而後加刑嗚呼蘊古之罪豈所謂衆棄者邪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

比音鼻後同

奏決死囚雖云

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宜哉

愚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乎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乎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宥其情也死者不可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罔非在中又曰獄成而乎則中乎者誠議獄緩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詔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歟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崑州

崑州今為西和州隸陝西

都督高

甑生

史無傳

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邊時有

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

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

衆

從去聲

若甌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

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佐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魏為相以薛萬徹為將非所謂雖讐必賞歟至若高甌生以秦府舊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焜之不疑非所謂雖親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

周書

康誥之辭

惟刑恤哉

虞書舜典之辭

禮云為上易事

易以鼓切後同

為下易

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

長音掌後同禮緇衣篇之辭

夫

音扶後同

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

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

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

虞書皋陶賡歌曰庶

事康哉

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

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

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

以貴賤親疎而輕重者也

疏與疎同

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

屈伸在乎好惡

並去聲後同

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

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

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

癥音盤

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

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

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

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

孔子老聃也

威怒所

至則取法於申韓

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

直道而行非無三黜

三士聲論語曰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

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

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

稽音鷄

實虧君道昔州犁

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侵鄭楚穿封戌因鄭皇頡公

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州犁乃立因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因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

歸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

漢張湯為廷尉鄉上意所使曰所治即上

意所欲臯子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

法上裁察帝於是往釋湯所言出本傳

以人臣之頗僻

頗平聲

猶莫能申其

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

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

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

音洛上同

遂忘先笑之變禍

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

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

心

稱去聲

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

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

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

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去聲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

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

度長比大度待洛切曾何等級曾音層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

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

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

之塗鮮上聲易以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

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

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
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鑿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鑿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
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詩大雅蕩
篇之辭

又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

詩幽風伐
柯篇之辭

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

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
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
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

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遠去聲 佞平聲杜悅耳之邪

說其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

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木於五達之衢以書政治之愆失追禹湯之罪已左傳禹湯罪已其興

也勃惜十家之產見納諫篇注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

待物思勞謙以受益易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不自滿以招損虞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

哲之宏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

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
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
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文言傳釋
否九五爻義

誠哉斯言不可以不

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
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
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

按史傳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

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
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

悔為不吝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
寧有足邪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云云

唐氏仲友曰微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之
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作好
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不相悖
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禮不足以
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常法不足以誅於是乎有
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
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作惡
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
也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過民
信也未世貴爵賞而民不勸重刑罰而姦不止其
上不正過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嘉善賞功之制明罰恤民之詔屢形於言亦可謂兢兢於君道者然而刑賞之失猶有如魏徵之言者豈正身之道未有以盡於已乎抑信未足以孚於民乎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少虧其未能正於已而信於民者可想見已雖然徵之疏必諄諄以隋為戒若致微於庸君常主之前者亦猶賈山於漢而借秦為喻之意憂治危明之心也若徵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貞觀十四年戴州

濟北地今廢

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

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

盜跖莊子雜篇以為柳下惠之

弟名跖而為大盜

夫以夫音扶

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

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

去上聲

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歸

善道豈可得也若令

平聲後同

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遞相掩

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

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謂政刑之不如德禮也蓋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後世之為治者德禮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耻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耻矣甚而至於罪麗于十惡

尚忍言之哉然究厥本原則承流宣化坐罪宜也而遂至於迤相掩蔽罪人斯失反以長姦容隱遂使麗于十惡者乃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刺史但令明加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知其弊而不得不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後哉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

貝州人武德初上言三事帝曰可謂

誼臣矣貞觀中拜御史累遷大理卿

曰夫作甲者

扶夫音

欲其堅恐人之傷

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

也

稱去聲

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

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聲價今之所憂

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嘗拒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歛恤之意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

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罪者不服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雖疑若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讞之誠後王之所當知也太宗謂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深宜禁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一仁心也史臣俱以刑措美之宜哉蓋寬則矜恕可得其情急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寬非縱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者有焉今日務在寬平則平若持衡輕

重不失矣罪在於輕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重此
平也實寬之所致也則寬平者實明刑之典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

凡四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

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

好去聲

凡赦宥之恩惟及不

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

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

稂莠音郎酉草之害稼者

惠姦宄者賊良

人宄音說

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周書康誥武王之辭

又蜀先主

劉姓

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三國時繼漢統都蜀

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

方鄭康成之間

元方名紀康成名玄並後漢人

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

矣曾不語赦

曾音曆

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

梁武帝每年數赦

數音朔後同

卒至傾敗

卒子聿切

夫謀小仁者

夫音扶

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絕不赦今四海安

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
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范氏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陷於憲網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肆赦之蓋赦者聖人以之宥過也可以行而不行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者或以宜踈而不宜數或以宜數而不宜踈是踈者太簡數者太繁蓋惟當語其當否而不論其踈數也故周官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以為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老耄曰蠢愚則以為赦之可行止於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法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害故魯肆大青春秋譏之管仲亦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宥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為天下之民知赦之福而不知無赦之為福是亦議其赦之大者乎

愚按書曰青災肆赦怙終賊刑青過誤也災不幸也故肆赦之怙有恃也終再犯也故賊刑之此聖

人用法之權衡而忠厚之意寓於其間未聞不擇罪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澤所施溥矣而曰赦過宥罪過之小者赦釋之罪之大者寬宥之而已亦非謂不擇罪之大小而悉赦之也故春秋莊公之世肆大青聖人以為非常之事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與夫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所以沛然洗濯於天下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雖足以見仁惠而未免所謂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矣為人上者操刑賞之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宜必赦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為得中也太宗謂絕不赦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深有見於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

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

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

數音朔

實

不益道理宜令審細

令平聲

毋使互文

毋無通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

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

易渙卦九五爻辭

言發

號施令

施平聲

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

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周書周官之辭

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

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

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救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使民遠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為輕遠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謂貴簡約貴常定此最為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

承乾也

啟后曰醫藥備盡

今尊體不瘳

音抽 愈也

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

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救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

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按通鑑貞觀九年長孫皇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

詔等中夕告變上探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曰云云后曰云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啟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美無後世后

妃之失太宗謂
內良佐信夫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治
任奴邑姜具表表於經傳者為天下母儀之所取
則馬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
者也馬鄧不足以儕之矣過危疾而不以肆救微
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弗登耆艾宜太
宗有失內良佐之歎也天假之年使之擁佑於高
宗之世則庶幾其遏禍亂
之萌乎此可為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
凡五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
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者謂之朝集使
任

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
當去聲
比聞都督

刺史

比音鼻

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

更相倣效

更平聲

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

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績而以貢名篇貢者下
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書以貢名見地乎
天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土之所
有而悉貢也禹貢一書其所貢者皆服食器用之
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奉一人耳目心志
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求物更相倣倣
亦由國無定制使踰越於常度之外太
宗深懲而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寒

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

使去聲令平聲
按通鑑貞觀五

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鵡魏
徵以為不宜受上喜而歸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性
不畜珍禽異獸不育子國其後穆王得白狼白鹿
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卻林邑白
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鑑後世之失
矣

貞觀十二年踈勒朱俱波甘棠

皆西域國名踈勒距長
安九千里餘王姓裴氏

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今案

遣使貢方

通鑑綱目載此條係在貞觀十年十二月

物使去聲太宗謂羣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

南蠻國
在安南

外之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

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

拓音托

惟秦皇漢武始

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

幾平聲

朕提三尺

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

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

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

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儆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

言俾遜乎帝王
保治之道也

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厥斃太保作旅斃用
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所
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加念之
哉太宗因四夷之賓以秦皇漢武自儆以求言而
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訓然自懷危
亡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勤之言庶幾乎
帝王保治
之道矣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

高麗官名其職如中國吏部兼

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
文弒其王武立王弟于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官

遣使

去聲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

夷所不容

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一日元菟二曰樂

浪三日高儷四曰滿飭五曰鳧史六曰

索冢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都

陛下以之興兵

將事弔伐為遠東之人

為去聲

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

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

宋春秋時國名督字華父戴公孫也

遺魯君以部

鼎

遺去聲魯君桓公名軌部鼎部國所造器故繫名於部

桓公受之於大廟

大音泰後

同大廟周公之廟也

臧哀伯

魯大夫臧孫達也

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九鼎殷所受夏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

九鼎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

諸大廟其若之何

事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殤公與夷以郟鼎賂公故遂相宋公四

月取郟鼎于宋納于大廟夫

音扶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

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為愆將何致伐臣

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

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曰汝曹

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讐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唐氏仲友曰名其為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

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忿兵黷武之心而其諫辭與太宗意會卒成遠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

藏去聲高麗王名

及莫離支蓋蘇文

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弑其王武於是專擅國事其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上馬出行必整隊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遣

使去聲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

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本

國

按通鑑係貞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
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為貢者也適足以
亂人之國而已矣昔紂受閔天美女之獻而西伯
與魯受齊人女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古臣下之
詭計列國之陰謀未有不以女子為間使之先有
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隙以沮敗其所為或
遂中以不測之禍可不慎哉高麗美女之貢夫豈
不為是邪况當興師致討之時乎太宗還之謂不
欲傷其心固仁惻之意亦豈非有見
於此邪若太宗其可謂賢君也已

辯興亡第三十四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

從即容切

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

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

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

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

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八百餘國

周室

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吞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嘗論創業守成孰難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成為難夫創業者既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也與其追論於既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為有益乎他日與羣臣論周秦運祚長短之

由蕭瑀之言即創業之事太宗之言即守成之事也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者欲其反之於已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秦之所以失効周之所以得庶乎如周祚之長不至如秦祚之短也嗚乎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已近思者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平聲百姓

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

比音鼻

計天下

儲積得供五六年

供平聲

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

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

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論語有若對魯哀公

之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

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

也

舊本此章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百姓足孰與不足聖經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費誼所以言於漢文帝之時也益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蓄積豐富侈心一生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倒海之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宗謂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

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

啟人

本突厥啟民可汗避太宗諱改曰人

亡國來奔隋文帝不恤粟帛大

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疆富子孫不思念報

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

郡名今為代州隸腹裏

及隋

國亂又恃疆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羣臣咸曰誠如聖

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獫狁止於城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止於徐方來庭而已曷嘗盡欲郡縣其地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為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撫存啟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由不能以三代為法故也可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

北突厥之國

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羊

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畧無忠正可取者

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

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

名斯晉卿桓子之子為諸侯

問李克

戰國時人諸

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

數並

音朔後同

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

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饑羊馬並死突厥將亡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亡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知其必亡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魏徵論吳亡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固數戰數勝者也太宗自起

兵已來亦豈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利之亡亦可
惕然而懼矣厥後太宗既老而復興高麗之師殆
近於李克之所論者太宗固曰魏
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項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

為惡多相類也齊主

齊後主也名
緯世祖之子

深好奢侈

好去
聲

所有

府庫用之畧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歛

去
聲

朕常謂此猶如

饒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歛不已百姓既弊其

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

後周宣帝名寶
自稱天元皇帝

齊主若為

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

行去
聲

齊主懦弱

悞與懦同

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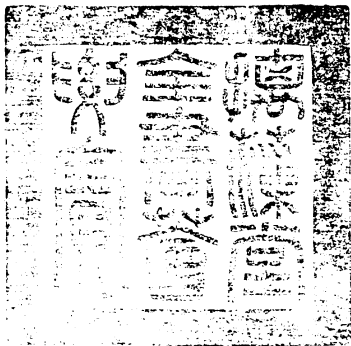
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

舊本此章

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夫殷之鑒以夏周之鑒以殷太宗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亡國之庸君為鑒可謂知所鑒矣其得為寡過也宜哉至論周齊之治孰優魏徵以齊主為劣愚觀周子之書有剛惡柔惡之說然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柔雖異亡國則一政未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八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騰錄監生臣王朝寧